

可爱的“九九”

■白丽虹

那天,我一时兴起,通过朋友圈领养了一只小猫,白色的,眼睛圆溜溜的。这天的日历上写着“农历九月初九”。从此,它的“芳名”就叫“九九”。

我找来一个闲置的笼子,放在后走廊上,作为小猫的新家,并在笼里放了一碗稀饭和一盆火山石。刚到新家的猫一声接一声地喵个不停,儿子有意无意地对我说“好聒噪”。我安慰他说,等它熟悉环境就安静了。

关了一个星期,我为它打开了笼子的门,刚开始,它用玻璃球般的眼睛盯着我,好像不相信这是真的,然后半信半疑地蹭到笼门口,等到它确认自己确实自由了,嗖的一声飞了出去,一下子就不见了踪影。

我坐在大厅看电视,它悄无声息地从某个角落出来。起先用前爪试探性地碰我的脚趾,就赶紧缩了回去,我也条件反射地往后移动脚掌,生怕一不小心被它抓伤。经过几次小心翼翼的试探,慢慢地,只要我一坐下来,它就会马上跳到我大腿上蹲着,甚至放心地打起盹来。我离开座位,它就像一个黏人的孩子,紧紧地跟随着。

丈夫喜欢在电脑前敲敲文字,它有时会静静地蹲在书房的窗台上,瞪着一双好奇的眼睛看,一会儿像个监督士兵是否认真的将军,一会儿又像一位亲密无间的朋友。丈夫被它萌到了,抓起手机拍下了它那可爱的模样。

我买了一套玩具供它娱乐。它用前爪去拨不倒翁,不倒翁左摇右摆,它的脑袋也跟着晃动,不知是学不倒翁的样子,还是想问问不倒翁:“你这样左右摇摆到底是为了什么?”我擦桌子的时候不小心碰落了一个乒乓球,它嗖的一声冲了过来,拨弄起了这个小小的球,球比它还顽皮,到处滚动着。它急中生智,竟然用前脚捧着,后腿站了起来,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,手里捧着一碗饭,小心翼翼地走路,看得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。我们的笑声吓到了它,它一跳,一哆嗦,球掉下来,滚到了椅子底下,它就伸出腿去掏,掏了半天,才把球掏出。看到它乐此不疲,我搬出一个简易的乒乓球训练器让它玩,它跳到桌子上一会儿扑过来一会儿甩过去,有时候判断失误啪的一声掉下来,有时候耍个小聪明,用嘴叼住挂球的杆子,再用脚去够球。单单一个乒乓球,就让它玩上半天。

有一天,我们夫妻俩一起出门,我忘了拿东西又返回屋里,丈夫开着进户门等我。晚上回家发现家里静悄悄的,我叫了几声“喵喵”,也未听见小猫的回应声,我赶紧满屋子找猫,可连一丝猫毛都没找着。经过回忆,问题就出在丈夫在门口等我那会儿,“九九”可能趁我们不注意悄无声息地溜了。我一楼一楼地寻找,连顶楼也没放过,甚至跑到附近的垃圾桶旁找了几遍,最终还是失望而归。那天,我心里空落落的,丈夫的脸上也流露出落寞。

第三天晚上11点回家,我刚掏出钥匙开门,突然听到喵的一声,我以为是我的幻觉,还是回应了一声“喵喵”,这时我又真真切切地听到从楼下传来一声猫叫,赶紧飞奔下楼,终于在一楼的转角处看到了它的身影。我飞奔过去抱起了它,像抱住久别重逢的老友。

“九九”虽然有时会带来点小麻烦,但也给我们这个家带来了更多的快乐,显然,它已然融入了我们的幸福生活。

■曾紫昕

在闽南地区有许多古老的物件,随着时代的发展,在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中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。

一天,与几个朋友到乡村走走看看。到达时,老村长早已在路口等待我们,他热情好客,十分健谈。一路上,他一边为我们讲村庄里一代代人留下来的古老故事,一边介绍着新时代新农村建设所取得的成就。

“老村长,能不能带我们去看看一些旧的东西?”一好友提出建议。

“旧东西?”老村长眼睛一亮笑着说,“你们来对地方了!我带你们去看看。”

一座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建成的小学,五间教室一字排开,两层十二间,抚摸着那些沧桑的由石块砌成的墙壁,我仿佛走进了旧时光里。

“请看上面。”沿着老村长手指向的地方,我看到一楼正中央的柱子上挂了一个竖立的木牌,上面写着“村博园”,好一个“村博园”啊!

粿印

里面应该有不少好东西吧?我心里不禁涌起一阵激动。

徜徉在村博园里,一件件早期的生产生活工具高高地挂在墙壁上,犁铧、蓑衣、石磨、缝纫机、锄头、铁锹、陶瓮、水缸、眠床……如同一幅立体油画,真实地可触摸地展现在我们眼前。在“粿印”的专栏里,我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木刻印模,鲤鱼、寿龟、仙桃、字符鲜活地展现在我的眼前,叫我迅速打开了记忆的闸门。

年少时,每一年都有几个重要的乡村节日,祖母记得清清楚楚,日子一到,她很早就起床了,忙碌着和面,面在经过摩挲、按压、捶打之后,变成了软绵绵的米粉团,它是做粿的原材料。为了让做出的粿有模有样,人们便用木块刻上各种代表美好意义的事物。

在那一片被缩小的、由刀尖镌刻的天地里,我看见一尾肥硕的鲤鱼,鳞片被刻成层层叠叠的扇形,鱼尾高高翘起,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,栩栩如生地在我面前跳跃,叫人禁不住想要抱起它来。最吸引人的是一只憨态可掬的寿龟,它背上的八卦纹路清晰可见,古朴天真

的模样,带着喜庆,像是来祝寿的。旁边的仙桃,仿佛《西游记》里见过的蟠桃降临于此,饱满而壮硕,蟠桃底下还带着枝叶,纹路凹凸有致,让人怀疑那是不是风中摇曳的新鲜桃果呢。最多见的是“福”“禄”“寿”“喜”的字样,端庄的隶书、周正的楷书、飘逸的行书无不表达了人们对生命延绵的祝福与期盼。

啊!这满墙的粿印就是一个无声的却又无比热闹的博物馆,每一道刻痕里,都守着一个民族的期盼,一个节令的呼吸,一个时代的指纹。

看着一件件精密别致的粿印,我仿佛看见了在无数个已经逝去的清晨或黄昏,一双双或细腻或粗糙的女人的手,将和好的、绵软的米粉团轻轻地按进这木头的凹槽里,压实、刮平,然后啪的一声,手腕一翻,一个轮廓分明、纹路清晰的印粿便诞生了。

那一声轻响里,有人们对丰年的期盼,有对平安的笃信,有对日子本身那一点笨拙而执着的认真,一派热气腾腾而又生机盎然的景象,飘荡在我的脑海中。



(视觉中国)

■翁郑榕

每当春节将至,回家似乎早已内化为一种近乎自动的生理时钟,身体和心灵会自动进入“准备回家”的状态,仿佛成了一种不需要任何理由、本该如此的规定动作。

尽管高铁普及后,回家变得轻松便捷,但当年那些排队抢票、挤不上车、一夜不敢合眼的画面,却始终鲜活如昨。去年,我写过一篇《绿皮情思》的文章,说的是自己路过那座曾经熙熙攘攘、如今却褪去繁华的三明火车站,心头蓦然涌上一阵酸涩。多少次在这儿登车、下车,回家的距离,被绿皮火车一寸寸丈量。归来的喜悦与离别的不舍,仿佛揉碎在时光里,或许还飘浮在某个车厢的角落,而那段漂泊的青春,似乎也永远留在了那绵延无际的铁轨之上。

那些年,车次少,一票难求,尤其是在春节前,能抢到一张回家的

车票就像中彩票一样高兴。最难忘的一次还是2008年——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从广州持站票回家。那是一趟深夜出发回福州的列车,车厢里人头攒动,挤满了持站票的乘客,人挨人站立,距离让转一下身都十分困难,我使出吃奶的力气往里面硬挤,才找到离厕所和接开水处最近的夹角位置。车厢内混杂着香烟味、脚气味、汗臭味、泡面味和各色你叫不出名字的浓烈怪味,最初令人倍感不适,许久方才慢慢适应。腊月寒冬,车厢内异常闷热,身上还会冒出细汗。我整整站了一夜,正想弯腰活动双腿,脚边的塑料袋突然“啪”地散落一地,只好弯着腰求身边人“高抬贵脚”,那狼狈模样,至今仍历历在目。

即使有幸购得一张坐票,过道里也照样挤满了无座的旅客,三人一排的座位总会挤

进一个素不相识的第四人。严重的时候,连厕所里也成了临时栖身之所站满无处可去的乘客,想去方便一趟,得费尽周折,最怕的是快到厕所门口了,一位大哥抢先你一步进去,那苦楚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最懂。

然而,这一切看似不堪回首的记忆,却是那个时代独有的缩影。春运时代不仅丈量了我们与家乡的距离,更在无形中锻造了我们这一代人坚韧的品格。它们是时代发展的注脚,也是我们个人成长的见证,提醒着我们曾经如何热切地奔赴团圆,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如今便捷的归途。

眼下,绿皮车的“咣当”声已渐行渐远,高铁的呼啸声成了新时代的节拍。但无论交通工具如何更迭,那颗渴望团圆的心都始终如一。推开家门的那一刻,所有的奔波与疲惫都烟消云散,只剩下父母妻儿脸上那抹期待已久的笑容。这不仅仅是一次地理上的位移,更是一场心灵的归途,让漂泊的灵魂在亲情的港湾中得以安放,也让那份对家的眷恋在每一次的“我回来了”中,得到最温暖的回应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